

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困境与改革方向 ——以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为例

潘佳欣, 李美琪*

吉林外国语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SE.2026060038

摘 要 :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作为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它的走向对于整个区域的合作起着关键的作用。本文以2015–2024年世界银行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贸易经济数据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案例比较法等方法，从MERCOSUR的发展困境出发，分析MERCOSUR发展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为MERCOSUR的转型升级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 南方共同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困境；改革方向

The Development Challenges and Reform Directions of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 Taking the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 as an Example

Pan Jiaxin, Li Meiq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 The Southern Common Market (MERCOSUR) is the larges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 in the Latin American region, and its direc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ooperation of the entire region. Based on the trade and economic data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the United Nations Trade Database from 2015 to 2024, this paper use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case comparison to start from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MERCOSUR, analyze the cause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reform suggestions,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ERCOSUR and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words : southern common market;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reform direction

拉美地区是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试验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拉美自由贸易协会、安第斯共同体、太平洋联盟组织等。1991年《亚松森条约》签订之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才得以正式形成，这是拉美地区覆盖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也标志着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迈入了新的阶段。但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贸易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拉美成员国政治周期波动、经济结构脆弱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MERCOSUR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内外学界对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有不一样的研究角度。国内学者更多从其发展态势及与中国的合作潜力进行研究，张勇（2020）认为后危机时期拉美一体化进入“碎片化”的发展阶段，MERCOSUR内部联合脆弱，不能形成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机制，王慧芝和曾爱平（2020）也表示其机构设置太过死板，致使抵御风险功能变弱，李晓宇（2020）把太平洋联盟“小而精”的务实合作模式当作镜鉴，提出可以借鉴这样的思路去完善自身，林洁（2022）提出跨集团合作也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国外研究更多从一体化效应与对外交往的角度来分析，Pose–Ferraro（2021）对欧盟–MERCOSUR自贸协定谈判博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农产品准入分歧根源在于南北经济利益冲突；Rumiantsev and Radziyevska（2022）提出缺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由于政治周期的不同步影响；Del Pupo（2023）研究农业保护主义造成制度不稳定；Bianculli（2022）进一步剖析大国之间政治博弈引发决策缓慢的情况。

综上，已有成果虽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MERCOSUR的困境，但是没有用长期经济数据进行系统的检验。本文利用2015–2024年的贸易数据来可视化地展示出MERCOSUR经济的发展历程，并根据分析出的困难原因，结合标准化合作等新兴议题，从多种学科的角度来探寻其微观制度基础以及出路。

通讯作者：李美琪。

一、MERCOSUR 近十年经济评估

为了更好的评价 MERCOSUR 的表现，在本文中引入太平洋联盟作为对比参照。两大组织的规模、模式上各有特点，比较起来可以更全面地反映 MERCOSUR 的特点和问题。

（一）经济增长状况：波动性强，稳定性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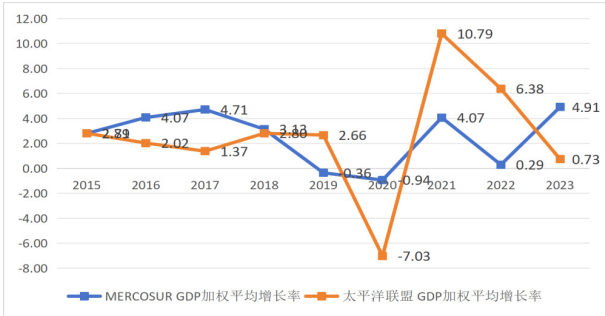


图1 MERCOSUR 和太平洋联盟 GDP 加权平均增长率折线图

图1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3年间，MERCOSUR 和太平洋联盟的经济增长都有波动态势，但是韧性与驱动因素不同。就整体年均增速而言，MERCOSUR 为2.68%，太平洋联盟为2.37%，前者的大国经济基础所造就的规模优势比较明显。2020年新冠疫情之下，由于农产品等刚性需求的存在，MERCOSUR 抗冲击力更强（-0.94% vs -7.03%）；但是2021-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时，依靠矿业出口的太平洋联盟反弹更快，反超了 MERCOSUR；到2023年，两者增速又开始分化。这说明 MERCOSUR 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西、阿根廷这两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周期以及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的变化，缺少内生的协同性增长动力，不够稳定。

（二）贸易表现：规模占优，但一体化效应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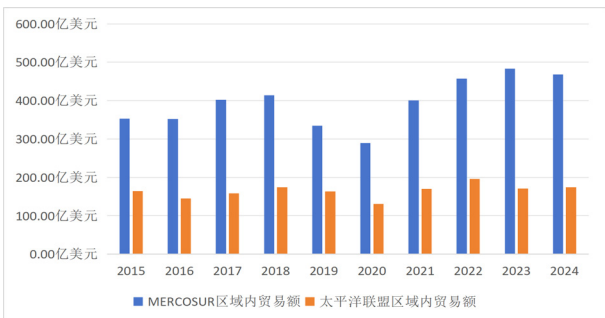


图2 2015-2024年 MERCOSUR 和太平洋联盟区域内贸易额柱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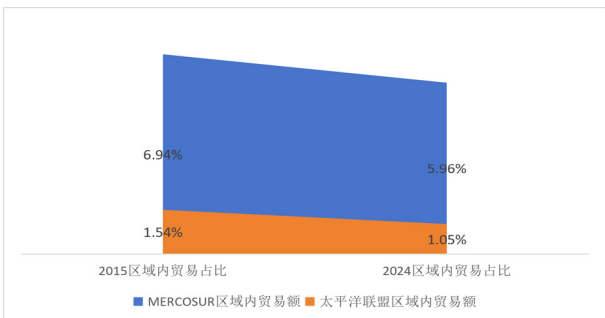


图3 2015年和2024年二者区域内贸易占比图

如图2所示，从2015年到2024年 MERCOSUR 的区域内的贸易额始终比太平洋联盟高得多，并且年均增长率也高得多，从353.55亿美元增加到468.70亿美元，而太平洋联盟的年均增速仅为0.62%，所有可以看出现有市场规模以及内部贸易的基本盘。但是，根据图3可知，2015年 MERCOSUR 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比重为6.94%，到2024年下降到5.96%，太平洋联盟的下降趋势比较平缓。通过这样的比较，就暴露出了关键问题，即 MERCOSUR 的内部贸易规模绝对增长了，但是对成员国的重要性却在相对下降，成员国的贸易重心更多地转向了区域外市场，说明 MERCOSUR 的贸易创造与转移效应并没有得到有效深化，区域内经济凝聚力呈弱化趋势。

（三）产业结构：高度同质化，制约协同升级

MERCOSUR 成员国的产业结构有很高的相似性、路径依赖。阿根廷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豆加工品、玉米、原油，巴西出口的商品是矿物燃料、油料作物、金属矿砂、肉类、糖类等占进出口额的大部分。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商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使成员国之间产业同质化严重，竞争大于互补。区域内贸易多是初级产品与中间品为主，高附加值制成品贸易所占比例小，不能形成纵向延伸、紧密衔接的区域产业链，阻碍了产业协同升级和价值链提升。

二、MERCOSUR 的发展困境及多维成因分析

MERCOSUR 的困境是历史遗产、政治博弈与经济结构问题三者互相纠缠、不断递进造成的，三者形成一个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形成循环的原因是由殖民历史所造成的路径依赖，政治权力的分配的不均衡，经济结构的脆弱所导致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被阻断。

（一）历史维度：殖民遗产与主权敏感的深层掣肘

殖民统治时期给 MERCOSUR 的发展留下了历史性的遗留问题，殖民遗产形成的产业格局、身份认同、主权观念使得 MERCOSUR 固化某种模式，后期发展陷入困境。殖民时期，拉美地区被不同的殖民势力分成不同的殖民地，从而出现单一出口的初级产品（咖啡、牛肉等）模式。它使成员国经济构成相同，缺少了进行深度产业分工和贸易互补的微观基础，一体化加深之时就埋下了结构性障碍。

殖民历史也加深了刚性的国家边界意识和强烈的民族主权意识。这就使成员国对主权让渡非常小心。由于主权不可让渡，所以 MERCOSUR 实行的是“一致同意”的决策原则。该机制是历史上反抗殖民霸权的心理产生出来的，成员国为了维护自身的主权，不愿意放弃关键问题的否决权，这种治理机制虽然体现了对成员国主权的尊重，但是也会导致决策过程过于繁杂、低效。任何重大的改革方案或者对外协定都需要经过各国议会的批准，造成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虚弱，不能适应外部快速的变化。

（二）政治维度：内部分歧与治理机制的失灵

自从 MERCOSUR 成立以来，成员国之间就存在左翼、右翼

轮番执政的现象，使意识形态的分歧更加严重，内部的凝聚力也就降低了许多。阿根廷马克里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与费尔南德斯政府的民粹主义转向、巴西博索纳罗政府的“脱钩”政策、卢拉政府的一体化重启，使区域合作的基调不断变化。南方共同市场的政策整合进程变复杂，政治周期不同步、意识形态分歧严重破坏了区域合作政策稳定性、连贯性。农业、工业等既得利益集团趁机加大国内游说力度，使成员国在贸易自由化、对外合作等重要问题上很难形成持久的共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国内各利益集团对区域一体化的反对，使政策制定陷入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的矛盾中。

为了寻找发展出路，小国积极地和域外经济体开展双边合作，借助 COPANT 平台或“双边+N”合作项目，吸引区域内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区域外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姜冠男、张笑雪，2023）。无论是大国主导过于考虑自身利益，还是小国为求发展向区域外寻求合作，二者都与 MERCOSUR 的关税同盟规则冲突，增加区域内部紧张关系以及分裂的风险。

（三）经济维度：结构失衡与外部依赖的桎梏

前文所述的产业同质化直接造成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竞争而不是互补。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巴西和阿根廷对大宗农产品加工产品的质量标准、包装要求等存在差异，造成跨境贸易要反复检测、反复适配，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影响区域内经济效应的释放，阻碍了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产业链整合。而且大部分国家依靠国际资本市场和多边金融机构来融资，没有自己控制的区域融资渠道。当全球金融环境收紧的时候就会产生债务压力和融资困难，阿根廷多次爆发的债务危机就是例子，成员国自顾不暇，更无力给区域公共产品和一体化建设提供资源，形成恶性循环。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外国国家”对于“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性造成的，在区域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均衡陷阱。

总结而言，历史遗留下来的产业结构问题使经济互动处于的低水平模式，经济冲突给政治分歧提供了利益土壤；政治决策低效、政策反复又不能推动深刻的经济结构改革和机制创新，反而固化了不合理的经济依赖。历史、政治、经济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MERCOSUR 陷入了一种一体化悖论的循环停滞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改革的方向、建议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MERCOSUR 的改革方向及系统性建议

对于上文分析过的历史、政治、经济三重困境及其交错循环而言，MERCOSUR 的改革必须成为一场有条理的行动。它将走向何处，关键在于从下面三个方向着手推动：冲破路径依赖、弥补内部差别、再起发展动能，把蕴藏起来的规模优势转变为持久的竞争能力。

（一）突破历史路径依赖

一方面，必须从产业体系的根本上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重组，从根本上改变单一作物的产业结构。改革不能脱离现实另起

炉灶，必须立足于成员国的现有优势，推动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价值链纵向延伸和区域化整合。这就需要生产技术和区域分工相结合，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形成内部产业链，成员国就可以逐步改变自殖民时期以来形成起来的经济对外依存模式，把资源出口的优势转化为区域内的产业优势和就业机会。这样可以减轻由于产业同质化带来的内部竞争压力，也可以通过产业链的协同效应来降低对市场的依赖程度，给区域一体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要优化以“一致同意”原则为基础的僵化决策机制，化解由于历史造成的主权让渡敏感性。这就意味着要在国家主权得到尊重的同时提高集体决策的效率来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并且必须对 MERCOSUR 常设机构的权力进行实质性增强，建立明确的具有约束力的政策协同以及违约惩戒机制，把谈判共识转化为可以执行、可以监督的共同政策，防止决议因为国内政治斗争而形同虚设。

（二）调和政治分歧

MERCOSUR 内部凝聚力的下降与政治分歧有关，政治极化是最大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建立跨意识形态的常设政治协商委员会以减少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和加剧，成员国之间不会受到政府更迭交替的影响可以统筹区域合作核心议程，将区域合作条款纳入到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之中，从而减少左翼、右翼交替执政带来政策频繁转向的影响。

更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一种可以平衡巴西、阿根廷等大国与乌拉圭、巴拉圭等小国利益的制度安排。这就要抛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同时，在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或者小国有重大利益的个别问题上，承认小国集体协商否决权，保证小国的合理诉求不会被忽视。小国由于发展焦虑寻求对外双边合作的现实挑战，只是一味地阻止反而会更差。既可减轻小国的发展压力，又能把此类离心力放在多边规则的规矩里控制起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的力量。

（三）破解经济发展困境

对内，首要的任务就是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务实的产业分工。促使成员国以签署产业互补谅解备忘录等形式，促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同时还要大幅度削减内部流通的无形壁垒。应赋予南方共同市场标准化协会更多资源和权威，优先在农产品质量标准、机电产品认证、跨境电商规则等重要方面推动标准互认和一体化（申怡旻、张笑雪，2025），建立一次检测，区域通行的机制，这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产业链效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另外利用南美开发银行等途径设立区域发展基金，对中小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进行专项扶持，从而改善内部发展的严重失衡情况，提高区域产业链的协同程度。

对外，需实施“协定深化”与“伙伴多元化”并举的策略。重中之重是务实推动已签署的《欧盟-MERCOSUR 自贸协定》最终生效，积极破解其中涉及环境、劳工标准的争议。同时，应积极拓展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深度与广度。将现有的印度-MERCOSUR 优惠贸易协定升级为更全面的自贸协定，重点拓展在制药、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形成多边互补市场格局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造成的冲击。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南方共同市场在贸易增长、机制运转和政治协作方面遭遇的困境，本质上是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问题、内部尖锐的政治博弈以及脆弱失衡的经济模式三者深度交织、彼此强化所形成的系统性危机。历史的烙印固化了一体化起点的结构性制约；政治的极化与短视放大了分歧，阻碍了应对挑战所需的集体行动；而经济的同质化与对外依赖则直接表现为增长的脆弱与协同的乏力。这三者构成了一个难以轻易挣脱的恶性循环，导致了 MERCOSUR 当前“规模存量庞大，但发展增量与内部凝聚力双重不足”的尴尬局面。

因此，MERCOSUR 的出路绝非单一的机制修补或政策调整，而必须是一场系统性的、需要政治勇气与战略耐心的深度改革。它要求成员国一方面敢于突破历史的惯性，通过价值链重构与机制创新打破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需要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包容分歧中设计出更具韧性与公平性的利益协调框架；同时，必须在深化内部市场协同与开拓多元外部空间之间找到动态平衡。唯有在这三个维度上协同发力，形成改革合力，MERCOSUR 才有可能将广阔的市场潜力转化为真正的发展动力，走出当前的循环停滞状态，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区域一体化道路，提供宝贵的经验与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
- [1] Bianculli A. Politic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Implications for EU-MERCOSUR Negotiations[J/OL].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2020, 8(1): 254-265.
- [2] Del Pupo E. Politicis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st-)Exceptionalism in EU-Mercosur Association Agreement Negotiations[J/OL]. Jc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25.
- [3] Pose-Ferraro N.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e European union-mercosur negotiation to form a trade agreement[J/OL]. Jcm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25, 64(1): 248-267.
- [4] Rumiantsev A, Radziyevska S. MERCOSUR as the main integration bloc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J/OL]. Baltic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25, 11(5): 177-189.
- [5] 姜冠男, 张笑雪. 拉丁美洲国家标准合作机制研究 [J]. 质量与标准化, 2023(9): 37-39.
- [6] 蒋丹婧. 南方共同市场如何推动农产品贸易市场多元化? [J]. 中国外资, 2025, (21): 40-41.
- [7] 李晓宇. 太平洋联盟: 拉美区域经济合作新引擎 [J]. 经济论坛, 2020(5): 90-97.
- [8] 林洁. 太平洋联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经贸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J]. 对外经贸实务, 2022, (11): 10-17.
- [9] 申怡旻, 张笑雪. 南方共同市场标准化协会 (AMN) 标准协调机制研究 [J]. 中国标准化, 2025, (23): 247-251.
- [10] 王慧芝, 曾爱平. 拉美与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比较: 基于历史的考察 [J]. 拉丁美洲研究, 2020, 42(04): 93-113+157.
- [11] 张勇. 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展望 [J]. 国际经济评论, 2020, (03): 75-90+5-6.
- [12] 张雨琪. 拉美一体化进程新变化初探 [D]. 外交学院, 2018.